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◎编

儿童文学巨匠欢聚一堂
集结曹文轩、张之路、毕淑敏、梅子涵、汤素兰、许廷旺等
三十五年经典回顾
让孩子心中开启一朵纯美的文学之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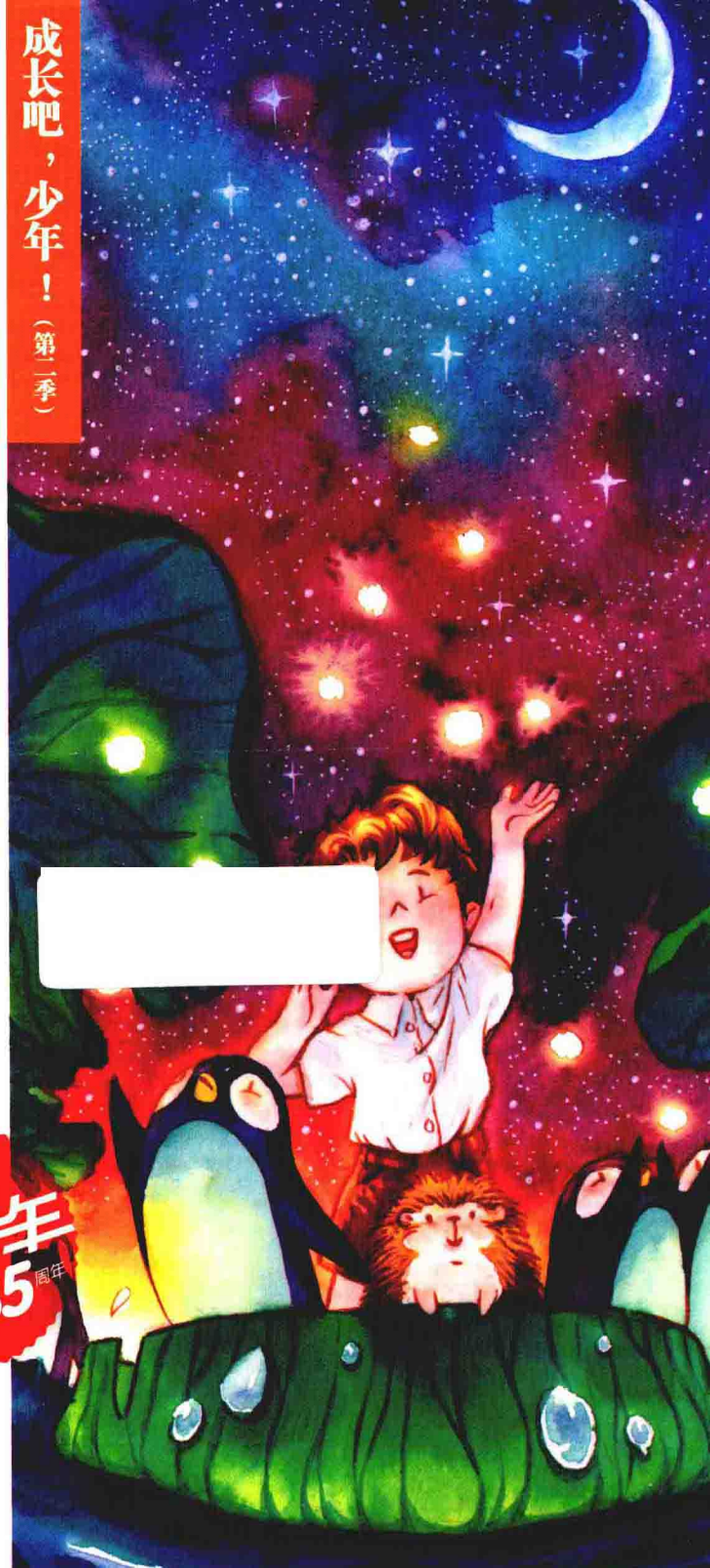
成长吧，少年！（第二季）

雪线上的蛋汤

· 纯美散文 ·

东方少年
创刊35周年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TH PRESS



成长吧,少年!

【第二季】



雪线上的 蛋花汤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◎编

纯美
散文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长吧, 少年. 第二季 / 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编.

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 2016. 12

ISBN 978-7-5108-4960-2

I. ①成… II. ①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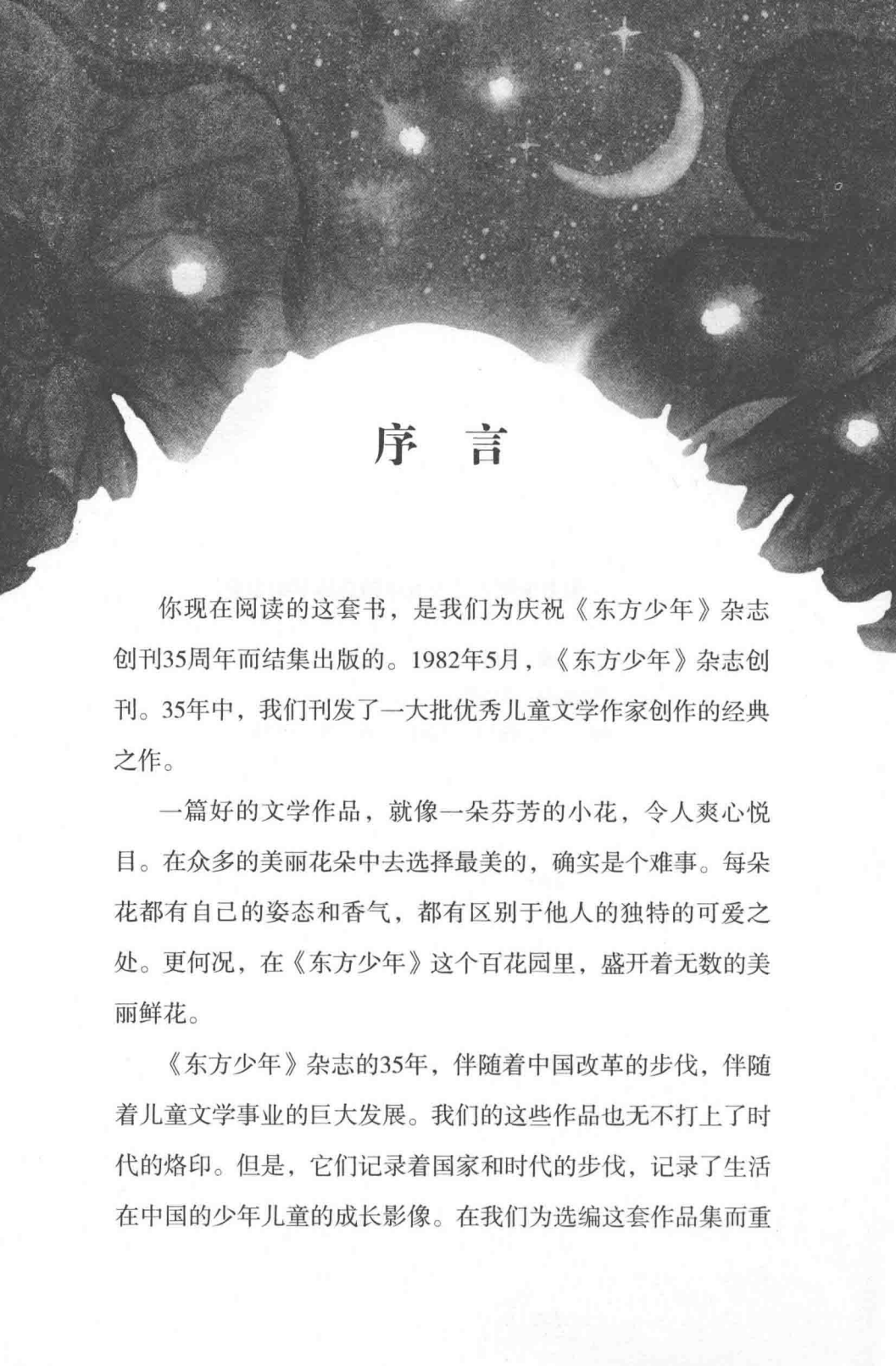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303153号

成长吧, 少年 第二季

作 者	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 编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940毫米 16开
印 张	84
字 数	1200千字
版 次	2017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4960-2
定 价	120.00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

序 言

你现在阅读的这套书，是我们为庆祝《东方少年》杂志创刊35周年而结集出版的。1982年5月，《东方少年》杂志创刊。35年中，我们刊发了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经典之作。

一篇好的文学作品，就像一朵芬芳的小花，令人赏心悦目。在众多的美丽花朵中去选择最美的，确实是个难事。每朵花都有自己的姿态和香气，都有区别于他人的独特的可爱之处。更何况，在《东方少年》这个百花园里，盛开着无数的美丽鲜花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的35年，伴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，伴随着儿童文学事业的巨大发展。我们的这些作品也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但是，它们记录着国家和时代的步伐，记录了生活在中国的少年儿童的成长影像。在我们为选编这套作品集而重

新阅读这些优秀作品时，我们由衷地感觉到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给予我们的文学、思想的清香和其久远的艺术魅力。

我们坚信，所有为《东方少年》写稿的作家们，都是和我们一样充满情怀的人。他们对《东方少年》给予了希望，他们曾经并永远和我们一起，陪伴着一代代小读者。

这些作品，只是我们35年所有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。我们感谢这些被《东方少年》小读者喜欢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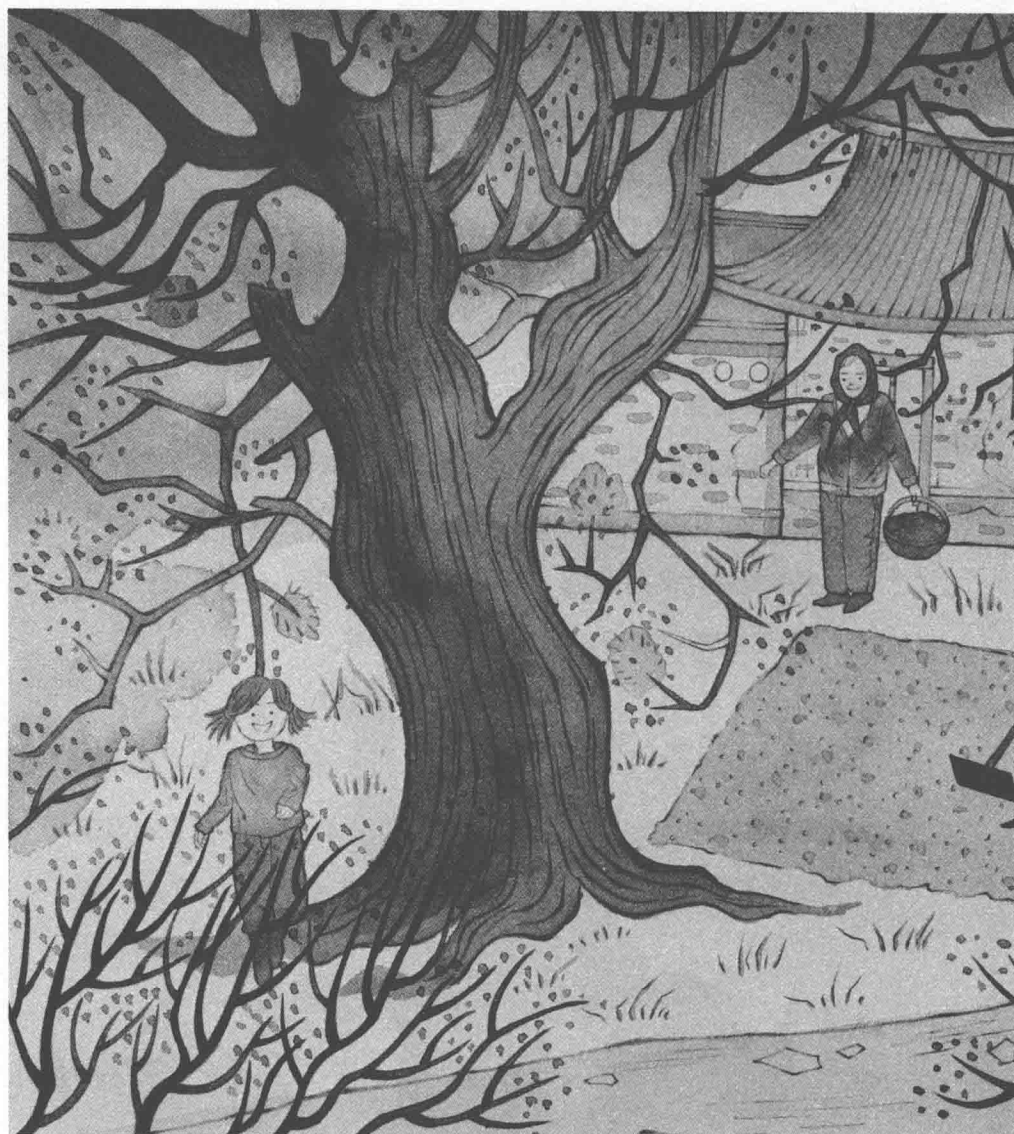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纪念，为了感谢，我们将继续把更多的好作品整理出来，结集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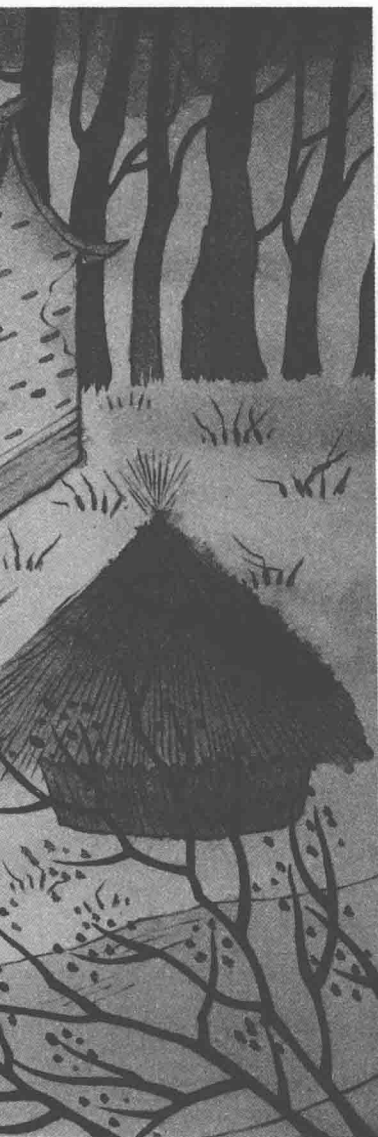
希望读者们喜欢这套书，也希望读者们继续关注《东方少年》杂志，因为，未来的每一期《东方少年》杂志都在不断地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

让我们继续前行，沐浴着文学的清香。

《东方少年》杂志社







姥姥家门前是个大大的场院。
场院的西南角有一棵大树，
这棵大树正对姥姥家，
高大，浓密，繁盛的枝条伸过小过道，
一直笼在姥姥家木头栅栏门的上方，
细细地聆听，
发出各种奇妙的声响。

孙聿西/图



目录

Contents

雪线上的蛋花汤 毕淑敏 · 001

雪山窃贼 毕淑敏 · 006

女枪手 毕淑敏 · 010

穿上白生生的羊毛衣 毕淑敏 · 013

我曾经养过一群猫 严优 · 019

姐妹结拜 宁静 · 028

带甜味的花裙子 马亚伟 · 037

遗落在记忆深处的钥匙 周衍辉 · 041

在心里种下一首歌 顾晓蕊 · 044

葫芦，葫芦 矫友田 · 048

姥姥家门前有棵树 云中燕子 · 052

追思一条大鲤鱼 高巧林 · 056

杂树生花 张之路 · 063

行走的灯 侯建臣 · 068

故乡的林 林红宾 · 072

收藏母爱 葛欣 · 076

瞬间 葛翠琳 · 080

长尾巴的句号 慈琪 · 085

从家到学校的路 孙卫卫 · 089

月光水岸 陈天中 · 092

你比月光更温暖 顾晓蕊 · 094

✱

✱ 夜晚的歌声 曹延标 · 098

✱ 穿西装的父亲 周衍辉 · 102

✱ 捕蟹乐 盛永明 · 105

✱ 我的老师 栾承舟 · 107

✱ 我怕数学 孙卫卫 · 110

✱ 表舅公 盛永明 · 113

✱ 班费 周衍辉 · 116

✱ 年关飘雪 谢倩霓 · 119

✱ 爱花 老臣 · 125

✱ 卧龙山的森林 贾顺星 · 129

✱ 老钢笔 慈琪 · 135

✱ 水边的记忆 张洁 · 144

✱ 宁愿相信你 忆秋 · 150

✱ 小车站 薛涛 · 158

✱ 想飞的小路 戎林 · 174

✱ 请像花儿一样微笑 徐玲 · 181

✱ 最后的礼物 黄春华 · 187

✱ 一个气球人等待能看见颜色的心 李晋西 · 193

✱ 暖冬 谢长华 · 198

✱ 文学社的马 谢华良 · 207

✱

雪线上的蛋花汤

►►► 文/毕淑敏

鸡蛋在昆仑山上是很稀罕的东西。

你想啊，海拔五千多米，什么品种优良的母鸡也活不了。从平原到高原几千公里路程，汽车一路上跳迪斯科，鸡蛋就是铁皮的，也会被颠出缝。

于是军需部门就给我们运鸡蛋的代用品，其一是蛋黄粉，色泽像金皇后玉米面一样灿烂。掺上水，用油一煎，就成了金闪闪的蛋黄饼。可惜好看不好吃，根本没鸡蛋味，还噎得人直翻白眼。

“用鸡蛋黄养鱼都养不活。人要一天吃这个，得黄疸病！”有人说。食堂若吃蛋黄粉，准得剩一大盆，像漫天的迎春花。

还有一种有清有黄的冻蛋。是把整个鸡蛋打进铁桶，速冻而成。说起来倒是原装，吃到嘴里，则比鲜蛋差得远。好像鸡蛋的魅力是一种很温暖的东西，一冻就丢了。

其三就是鸡蛋罐头了。圆圆滚滚的球体卧在玻璃罐里，随着浑黄的液体浮动。除了形状上还保持着基本轮廓，很难使人想到它是母鸡的产品。

于是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年轻军人，就像思念绿色一样，思念白色的温暖的有着粗糙外壳的真正的鸡蛋。

有一年过节，炊事班长很神秘地叫我：喂，你是女娃。有个事么要问你。

炊事班长很能吃苦，做饭的手艺可不敢恭维。

什么事？你说好了。我心不在焉地应道。

喏，你看。他伸出蜷得像个鸟窝似的手掌——我看到他在皴裂的手指圈起的半圆形凹体中，有一个粉红色的鸡蛋！

是真的吗？我惊喜地问。

当然是真的！要是有个老抱子，许能孵出鸡娃来！炊事班长得意地说。

这肯定是不行。就算它原来是一颗有生命的种子，跋涉冰峰雪岭时也早冻死了。我顾不上反驳班长，只一个劲地问，它为什么没颠破呢？

班长不乐意，说，瞧你这个样，好像巴不得它破了！这是我老乡特地从家乡带来的，一路上抱着纸盒，连个盹都没舍得打。

我说，这真是一个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蛋。

班长说，别废话，知道叫你来干什么吗？

我说，把这个鸡蛋送给我。

想得美！班长晃着他的方脑袋。老乡一共送我三个鸡蛋。三个鸡蛋

够谁吃的？今天过节，我想用这三个鸡蛋给大伙做一个真正的鸡蛋汤。你是城里人，你喝过那种片片缕缕像米汤似的蛋汤吧？咱就做那样的。

喝过。我说。

那好。你就给咱做。班长说着把我推到锅前。

在呼呼的热气里，我可傻了眼。不错，我是喝过那缥缈如丝带的甩袖汤，可我根本就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！可我又不好意思对向我寄予了无限期望的班长说：我不会。在班长的头颅里，既是城里人，又是女子，就该天生会做汤。

嗨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！鸡蛋汤鸡蛋汤，顾名思义，把鸡蛋倒进水里就成汤！我痛下决心。

打蛋！我命令道。

班长乖乖地拿来个大铝盆（可以当行军锅的那种，比一般脸盆要大和深），把三个鸡蛋敲进去，用手指把蛋壳内的每一滴黏液都刮净。

三个鸡蛋像三颗金蚕豆，在空旷的盆底滚来滚去。没有了外壳的鸡蛋，更小更少。

一大锅水开了，冒着汹涌的白气。我端起盆，正想把搅匀的蛋液倒进去，突然觉得它们太单薄了。

加水。我说。

往哪里加水？班长谦虚地问。

当然是往……鸡蛋里加水了。我恍然大悟地说。

加多少？班长小心翼翼地请教。

就加……一大勺吧！我指挥若定。

现在盆里的景象好看多了。黄澄澄的半盆，再没有捉襟见肘的窘迫。好了。现在就把鸡蛋液倒进锅里，并且一个劲地用筷子搅拌。一会儿，我们就有香喷喷的真正的鸡蛋汤喝了。我有条不紊地吩咐着。

人高马大的炊事班长乖乖地听我指挥。三个珍贵的鸡蛋和一大勺凉水倾倒入沸锅……一时间锅里锅外都很安静。

一人只能喝一碗，多了就不够了。今天你辛苦，就给你喝两碗吧。班长思谋着。

鸡蛋是你的，你本该多喝点儿。我说。

想象中的鸡蛋汤该有仙女水袖般飘逸的蛋花，该有糯米般细密的蛋丝，该有……

满满一大锅水再次开了。

锅里什么也没有。只是云雾般的浑浊。那三个鸡蛋神秘地失踪了，融化在一大锅水中。

我和班长面面相觑。目光在询问：鸡蛋呢？万里迢迢从家乡带来的鸡蛋到哪儿去了？！

喝汤的时候，我对大家说，今天这汤是鸡蛋汤。真正的鸡蛋汤！

同伴们莞尔一笑，是吗？他们说。做梦吧！

是真的！我亲眼看过三个鸡蛋的，它们就在这汤里，我不骗你们！我急得都要哭了。

大家还是将信将疑。汤里实在是找不到鸡蛋的影子。

不信，你们问班长！我使出最后的撒手锏。

大家把脸转向班长。班长扶着他的大方脑袋，什么也没有说。

于是大家一哄而散，没有人相信我关于鸡蛋汤的神话。

班长，你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说！我气愤地质问他。

大家没看见鸡蛋，你叫我说什么。班长心平气和地说。

那一天，我喝了好多鸡蛋汤。一边喝一边想，鸡蛋藏到哪儿去了？

这个问题我一直想了好多年。我想假如我不在鸡蛋里掺水，事情也许会好得多。当然，如果锅不是那么的大，如果我们有许多的鸡蛋，我们就一定会喝上美味的鸡蛋汤了。

雪山窃贼

▶▶▶ 文/毕淑敏

女孩子的胃比男孩子要小，所以她们正餐时吃得很少，但经常要吃零食。

西藏能供给女孩打牙祭的东西太少了，我们每天馋得思来想去，只好精神会餐。

有一天，国平对我们说：“喂！想不想吃烤羊肉啊？”

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那还用问？当然想吃啦。”连我也跟着一块儿喊，虽然我不吃羊肉，但我喜欢凑热闹。

国平说：“那我们先筹集原料。”大家就分头活动，很快就搞到了孜然、辣椒面和盐。但烤羊肉最主要的材料——羊肉，还在羊身上长着呢。

大家很着急，国平如此这般地把她的计划说了一遍，我们就只好耐心地等待一个日子。

西藏的羊群经过了一个夏秋的旅游放养，冬初的时候最肥了，要是不杀，经过一个冬天的折磨，到了来年春天，就骨瘦如柴了。在第一场

暴风雪来临之前，炊事班长带领人，在操场上把预备整个冬季吃的羊都杀完了。然后把羊堆积起来，拎了水桶往剥了皮的羊肚子里灌水。这样经过一个严寒的夜晚，水就结成巨大的冰坨，羊像琥珀中的昆虫一般，保存得很新鲜。

羊肉暴露在室外，一年只有这一个晚上。到了天一亮，班长就会把冻好的羊搬进库房。再想偷出羊肉来，比登天还难。

那天，我们每个女孩手里都捏了一把手术刀，静静地躲在屋里，盼望黑夜降临，众人入睡的时刻。

终于等到了。半夜时分，我们身穿皮大衣，偷偷地溜出房门。天黑得如同墨鱼的肚子，冻彻骨髓的寒风把我们吹得东倒西歪，可是大家都毫无退缩之意。有什么比在漆黑的夜晚冒险，更令人兴奋？

我们很快摸到了堆放冻羊肉的操场。除了成垛的死羊，这里空无一人。我们并不害怕，可是对着城墙一般坚实的冻羊，不知如何下手。

国平掏出随身带的小手电，上下左右照了照说：“每人找准一只羊，用刀子割肉。注意不要割了自己的手。”

我们手持利刃，纷纷操刀而上。手术刀倒是很锋利，但它太小了，好像一片银色的柳树叶，面对着骨骼完整的冻羊，简直是杀牛用鸡刀，实在力不从心。再加上羊身上结满了冰，好像披了水晶盔甲，又硬又滑，刀尖根本插不进去。

大伙忙活了半天，没有一点战果。国平不慌不忙地说：“别着急。两个人一组。一个人扳住羊身子，另一个人用刀切羊腿上的肉，那儿的肉最好吃了。”

调整部署果然奏效。我们割了几块羊腿肉，得胜回朝。牙齿冻得直打架，但心里得意极了。

到了家，把羊肉摊在桌子的玻璃板上，切成樱桃大的块，蘸着作料腌好，这才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——还没有烤羊肉的铁钎子哪！

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大眼瞪小眼。国平一拍脑门说：“把每个人的毛衣针拿出来。”

女孩子天生爱织毛线，每个人都有几副粗细不同的针。大家齐心协力把毛衣针贡献出来，凑成了一大把钎子。

我们用酒精棉球给毛衣针消毒，然后串上羊肉块，撒上辣椒面，开始在炉子上烤。

那一瞬，屋子里很静很静。听得见屋外狂风的呼啸，听得见羊油滴落在火焰上的声音。袅袅的热气在女孩们的头顶蒸腾着，有一种家的气氛在我们心中浮动。

那一夜，我们房间的灯光很晚才熄灭。

第二天大早，炊事班长吃惊地说：“我的羊腿被谁挖去了几大块肉？雪山上出了窃贼，看来还是个老手，把羊身上最好的肉割走了。”

我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作声。

班长又说：“其实我巴不得大家多吃些肉呢，吃了肉身体好。只是这种冻了冰的肉，没有高压锅，谁能把它炖熟？可别吃坏了肚子。”女孩子们得意地交换个眼色，大家还是不说话。

让炊事班长永远蒙在鼓里吧。他绝想不到这些柔弱的女孩，吃起烤羊肉来，像一个个绿林好汉呢！

